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一

說郛續目錄

平夏錄

東海黃標

大㪅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一曰旻氏諱玉珍一曰字玉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潁兵起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爲屯長一曰爲起司引兵屏子頭隨倪蠻子爲盜竊子仰文俊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

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合林　連戰
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曳眼子沔陽連歲饑乙
未春夏　一日　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　陵
皆爲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貿糧皆滿丙申
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
西寨將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
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
其軍麾下懼且怒乃一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
其事且言重慶一拔故有左丞相合林禿右丞相完

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鳥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爲民望遠來覓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驛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妖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名凌雲規復

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絕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曰三奴後復姓萬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卑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人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郎革歹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郎革歹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嗜曰痴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郎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

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賊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與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所一速死爾王珍猶欲生之時傳越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即大十字所）蜀人亦謂之三忠王珍乃以禮葬之初王珍攻完者都將道出瀘州泊宿于河下宜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爲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寺中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爲理問官已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乞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爲臣予令弑逆予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爲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楨爲參謀朝夕侍講楨屏人從容說曰四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

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兆聽明廿禎又言玉珍乃吞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

綱目書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即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柄爲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

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剿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一日皆走楚威

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
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
命王師所至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
遂平乎六詔窮征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
智如湯文明協舜恢念中華之貴友爲ゝ　之流矧
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
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泰茲南詔鄰比西[illegible]
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饕餮守牢撫恒
心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

罪初臨爲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纔文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與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所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

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
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
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
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
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
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寶英姜珏為參
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寧黔南
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禎者江西人為
仁壽教官文章特古能作成後進王珍入蜀棄官隱

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北人本處　塞今已居于是[illegible]　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併　惟足下之
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楨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亦非

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游圖其山川險易己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
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
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
以書曉之其略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咨遠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
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
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

而欲以陡絶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
文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説，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
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
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
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
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禍福利
害瞭然可覩，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幷不能從

洪武二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騎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擂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

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
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
右副將軍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荊
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　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
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以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慮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靑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貞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貞等復集衆拒險

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
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逝去遂拔文州五月巳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巳卯
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鐵壽
與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
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
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

戰于成都友德遣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
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
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
師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
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
等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 賜
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豫未決
及得木牌于江乃自盟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

夔州永忠兵至峩夔州鄧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賫併力舁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筩以濟饑渴衣青蓑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舩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

而將士昇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犇下獨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將莊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昇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月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羅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

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戰死傷徒多終
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
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
外昇乃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
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
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
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畧曰乾德
[illegible]月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跡

符堯舜運乾元不息之仁紫宮肅清秉神武

權生民承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

特景運維新皇謨不斷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

昇僻處偏方借無學識既靡實融先機之智又乏

錢微達事之宜見出片赴計何以免播罪實由於[illegible]

啓釁用非其人用於愚蒙月干天討顧開關之何[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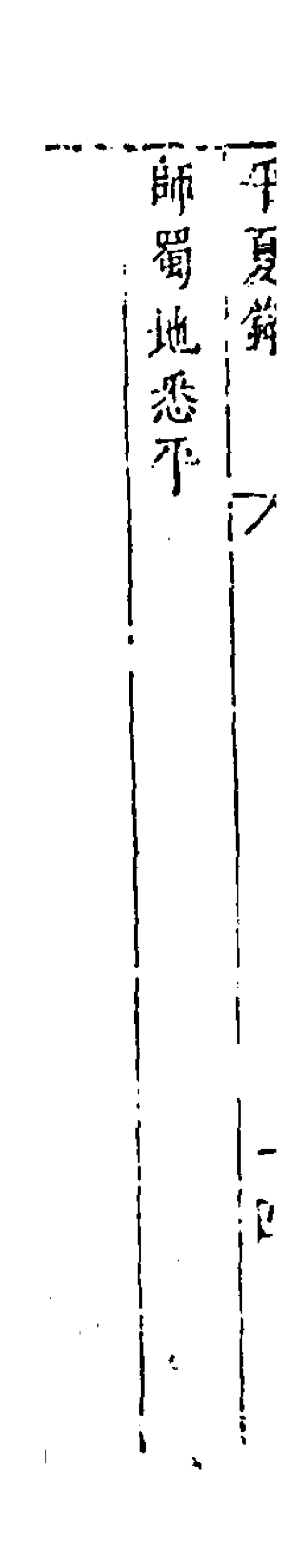
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稱効于嬰之繫頸俯瞻

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上比人民出

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illegible]
衛之象中矢還走友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illegible]
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並完皆無[illegible]
乃籍倉庫遣子納欵友德許之明日壽等率其[illegible][illegible]
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
分兵狥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
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
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虜爲所掠乃僞爲
混處民間既而果被　掠兵伍中七年人莫識

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過其叔父順歸成都
適尹氏人皆與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
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
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
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
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
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五
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



師蜀地悉平

平夷錄

鳳陽趙輔

建州三衞世爲女直東方之醜虜也深處萬山亦亦憚天討晝如猱恃險負固已有年矣示禦罰罪陸虜爆木答戶者悖逆率衆數百詐往搆之其黨頗從滋日浸莊悖會我 成祖文皇帝請藉之爲閭主民之艱不卽加兵姑務綏之使俱于哥小衣襭觀鎮邊者守邊將吏弗能制禦以致傳任其遷一歲聞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皇上震怒乃與閣

罪之師以韜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成命經略戎詔
敵以太監黃順少監張興監督軍務右都御史李秉
提督兵戎副參戎事則都督王琪武忠總督張鵬
僉都御史張岐督陣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讓呂
受邊籌往來游擊則都督王銓都指揮韓斌協同游
擊則指揮黃欽分兵出奇則遼東副總兵都指揮裴
顯左右參將孫璟周俊協鈐承敵則都指揮楊璜柯
忠曹廣戴廣楊廣海榮楊玉孫龍文寧崔勝焦貴白
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都指揮曹浩劉運傅海王錯

護逝饋餉則都指揮郭瑄通得京營與遼東漢番官
軍五萬餘衆各秉忠赤咸奮敵愾俱以成化丁亥秋
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左掖左哨出
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掖右哨由鴉
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瀋豬江中
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古
城期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
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萬衆
以助官軍皆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勢撼山岳聲

振天地虜寇望風披靡譬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獲虜酋指揮苦女等以千數賊屬牛馬無算巢穴蓄積蕩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厥家間有遺寇奔遁深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肅然時積雪盈尺寒風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遺寇指揮頭領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唐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　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妻子盡破擒戮家產已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

具 奏綠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西正南則三江月虎城正東則毛憐衛七姓野人黑龍江叔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又泰寧富峪朶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盤爲夷狄相去豁絡犄角應援五嶺喜昌石門咽喉之地車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擣其中長驅席捲所向無敵誠我 皇上德與天地威播華夷神謨廟算之所致也其萬萬載太平無疆之休

又擧手既矣予親成功不勝雀躍謹拜手稽首而作
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既望 上御奉天端拱南向金
印白麻授鉞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昔世受國恩之
犢蕩茲乃悖逆荼毒我邊實罪大而惡極宜天討以
殄殲惟渠魁則罔赦在脅從而悉蠲 臣拜稽首 天
子萬年 臣聞建州女直東夷猾虜食肉衣皮山居林
處藉弓矢以憑陵恃山林之險阻其志狡黠其力強
固跳突豕奔倏來忽去曰漢曰隋且綏且撫偉矣唐
之太宗乃奮東征之舉僅勒馬於鳳凰之山敢肆志

於對猨之所茲行斷出於 宸衷廟算敢之於 當
宁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閫外便宜付託在御至弄
稽首皷懽鼓競爰整其旅于焉啓行征卓彭彭以載
道旂旐央央而嚴程發邁津而出山海歷襄錦而抵
廣寧覽滄海之浩瀚躋閭山之崢嶸遼河一水而三
岔襄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柳乃閱大兵帶甲十萬
鐵騎如雲兮刀鋒次旌旗蔽空將士賈勇如彪如熊
精忠炯炯兮貫日膽氣堂堂兮如虹揮金戈兮止白
日擊鼉鼓兮轟雷霆威信洽而士心一賞罰公而號

令兩列八陣布五軍鷙鳥蛇而變龍虎配天地而合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乎京極右哨襲太行而擣乎老營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提調總掌權衡瀉搖江之巨浪滔湧摩天嶺之群峯崎嶇鵝鴨關險隘於蜀道鳳凰城高並於嵩衡黑松林之森森當白晝而如瞑石門山之巖巖峙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蟠叢過而猶礙鳥道懸絕猿猱躍而愁攀彼虜藏負固并吞剗絕壑為濠湟樹巨木為城郭壘則拒奔夜則衝突弩鐵翎飛兵刃相薄終日之間轉戰百合雖肩

之饞虎漢之匈奴未有能遏之也於是我兵鼓勇敵
愾奮發怒髮衝冠目眥盡裂乃陳三軍乃召五丁伐
鄧林碎昆侖剔渤澥填東溟馳龍驟以虓熊貔虎賁
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彎滿月之烏號神鎗發而火
雷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搖盡虜酋之所有周一夷
而見逆剖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脂壯就
戮老稚盡俘若土崩而塵滅猶瓦解而來清空其藏
而潴其宅社其穴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割率兵
萬衆以効勞搜天門與越南討蒼崖而揚濤甫夜歸

日之內虜兢以之藹篠舟有毛韡強虜七姓男人四百餘艦之海酋三衛朶顏之天驕無不心讋而氣喪膽落而緬甸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還而歌鐃猶夏啟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由是遐方之民迎拜道邊簞食壺漿舉手謝言昔遭虎狼荼毒萬千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衣 天子之賜我得食食 天子之與凡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播 廟算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陋漢唐之黷武 超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

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由此而會同華夷以之而一統桓桓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朝陛謁紫宸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兮世其祿分茅胙土兮崇其勳雨露均沾兮九天降風雲慶際兮萬方寧蕭韶九成兮百獸舞干羽兩階兮四夷賓耕田鑿井兮利其利出作入息兮堯舜民熙熙皞皞兮俗化美巍巍蕩蕩兮而天下莫知所云也

平定交南錄

明 丘濬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查矯稱陳氏絕嗣蒼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道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逹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以上聞之震怒諭

群臣曰朕爲萬國主蕞爾蠻　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强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　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　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　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

伯陳旭爲右參將牧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又
淸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塔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寛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
海將軍魯麟劉淸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荊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參
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
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　上

親蒞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賑惟謹訖事駐蹕江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及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冤武毋殺降毋擊累老稚毋毀壞室廬雖一草一木亦勿妄翦除違朕命者雖勞勿勘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祭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川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上月庚子大將軍甍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　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敕諭之曰昔　祖皇帝命開平王

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　湯茂　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爲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與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臣與大將軍傍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前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濫刑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簒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使送之乃敢

拒遲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　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枚孝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劫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爵服輙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貴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執使送占城陪臣還其

國以兵劫之於芘陵港口罪十八既叅正朔又僭稱國號僭紀聖元紹成開大作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開榜示咸知其由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慈廉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王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絶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

得殺人非奉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恭承聖天子德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破雕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箐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薛觀榮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

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閉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丁亥大軍次雞翎關癸巳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由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猪入境都指揮朱廣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披柵華階隘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賦等突出宣光江口斧其澳沕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耕達等中夜舁舟越山

自開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鄭麟驃騎將軍劉鍘由援因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宜江洮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洮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宰江直至盤灘因挾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檣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

良江南岸綠江下木找悉圖中所艦泊其內凡諸港
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
七百萬恭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真也大
軍屯箚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
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赴軍門以
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怒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齋
敕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万萬兩象百隻以
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
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

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備王知此動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二帶州屯简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器械以圖進取時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參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八十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朱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遏江立柵勢逼地狹難

以列軍惟多那隆城外沙灘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
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
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其砦壘
掃仙人洞之類俱偏易下攻取乃召將士諭之曰汝
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
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
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巳酉各列軍沙灘之上
布置巳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
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

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投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衆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右

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囷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將王爾交州鎮適聞賊于黎澄聚船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

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磐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觀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

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
齊進既而登岸擁木為柵王乘其柵之未備親督精
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
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
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皆敗乘船遁逋于靈源王
諭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剿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左參
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
軍由清化府借道兼進調柳升寮麟土官與遼等分
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聚船以拒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
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詗知黎賊父
子遁于義安府之潑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
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上
油縣王從眾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眾厥江西路進
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
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
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偽
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八人獲偽衛

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遼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
主黎𥘉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
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六
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船器械無筭遣都
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
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
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巳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𡲬
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
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絶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

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于其
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
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
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
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
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
郡縣之故并勑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
害者各贈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
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歛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

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

之土宇陷于　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

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

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

平侯黔國公沐遂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

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詔參玉帶金帛命子孫世

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

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

官先已降附既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

阮師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　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　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黨義安茶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淸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將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征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將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

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　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于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旋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

王既蒞軍始大　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黄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

渡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府師自哥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進逼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門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吼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偃仆塡滿山澗賊散遁暹邏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栅山徑崎嶇林

巔險騎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偕觸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 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佩征 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又有平陳月 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已巳沒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 出其家閣者福住所録王平安

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勑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襄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撫安東夷記

明 馬文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密邇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焉特則 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

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 命肅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迫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特谷府未之国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顔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太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既又

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真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戸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黒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特遣使往招諭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毎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遇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

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乃 朝廷歲取人參貂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終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朶顔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顔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

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
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
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
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
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
璽書蕩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
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
乘傳置餳宴不得預上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
亂遼東人咸知之而特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

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驁乘是以動海西之寇攏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旣降董山則逮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癿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

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卽拓遼東邊徼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莊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邈遠于理旣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莅我政由是馬之價皆削剝軍士不復覬忌予旣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

稍禪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稍禪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罪之深怨產察聲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貢寧固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騎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誑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啟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時之散赤哈已入臣聞之大

忿祈前譬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署纔卯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崇恭董山之恐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邊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上兵大征建州兩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頭戀私家不越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樞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

恐誤羅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請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捲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入言而精壯者聞亦脫去暨同遂捶殺也僧格於獄乃以擣巢之捷聞特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意於邊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　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北至僉言彼既

有使人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釁或言宜
以大官畤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
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
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　旨建州
夷人被大軍征剿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
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卽謁予於私居諭汪意
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卽行汪深以為恨衆皆為予
慎予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
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殺重陽

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　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衆纍皆至而被虜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肯當殺戮又果無刦掠人畜可感今雖仰荷朝廷招來實難於度日予遂承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徵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遼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候於渠歷卜剌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旦賊數千

而為悉臨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
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矣遂以建州事聞於
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
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
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
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比至開
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
餘級生擒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
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晾晾為功于因并前

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發遼東兵剿之或既奪其心而姑冀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標開諭　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無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産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際以是際益甚夷既降予虜其猶踵合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舊書依原籍

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梟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易又入寇復奏王英言請帶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問其聲勢人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猪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衆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焉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郎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備知事不易遂聽予言

俱犒之既又以謄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喜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俱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械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速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諒者上疏救械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

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願軍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寧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之心雖一時籍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能少和於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為人臣者亦可監矣

哈密國王記

明 馬文升

幅員之內以中獄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

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并西域大爲宋室患元大

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除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

來貢者不拒不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眞得古

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

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

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

之襟喉以迪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值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歸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此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 封為王成

化二十年遣使送人哈密鎮守太監覃禮總兵周玉都御史王繼皆　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入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爲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爲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　上聞請降璽書付甘州守臣遣哈密夷人曾在甘州者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將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

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
月予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番夷同
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頏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秃
野乜克力數種强虜將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
侵陵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
可慑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
尚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即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
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
貢使衆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

巴密可否守臣尋以陝巴擬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剌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貴洪足以服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聞弘治五年二月予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於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管勉其賞賜又常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八人入貢在

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貨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予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緱謙領 敕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道在邊通事先以 敕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

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回張綵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
以　勑往送久未回張綵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
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
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
予以爲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送　勑使
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
域入貢諸番夷俱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
孤其勢張綵等於弘治七年三月未奏聞即歸　上

怒其不進剿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緱奪俸閉住然阿黒麻愈肆驕横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内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即初復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乃夜誘阿黒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踩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虚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黒風川俱無水草

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一百餘掠哈密予以爲此虜只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 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

前六策着郎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疾之何如着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　勑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行兵前項知之皆遁去洎兵至哈密獲城追剿之僅斬首六十餘而

威大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兵遣至哈
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
至於鎮守太監陸誾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左僉
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陞賞請　上裁之乃加陸誾俸
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
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賞足酬功人心允
愜阿黑麻以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
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命然後取

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
阿黑麻　勑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　勑內
俱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
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適值總制三邊經畧哈密太
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來請印　勑就彼賜陝巴
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欲以指揮倪端百
戶王希恭充軍關使指揮使馬俊嘗至哈密又三人
皆避合彼意希陞官職無辭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爲
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因

令俊等進本求復職了以俊襲守肅州貪黷特甚旣
充軍問作官無名可復俄有 旨復指揮同知及予
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
張仁齎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躭延日久予方得請
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
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 勅諭就
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
奄克孛剌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皆
翼佐陝巴者予又慮哈剌灰以射獵爲生各番頗憚

多不樂居哈密賊退請留畢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
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綵等查出前居甘州及後
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隻種子
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月護
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
來有功者上聞于論功上　請鎮守太監陸誾總兵
官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
差自是阿黑麻感畏　朝廷恩威并黑樓剛等處咸
遣夷使入貢諸番無警邊方底寧而　九重亦紓西

顧之憂矣蓋懾服黠獪之醜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伏仗　聖天子明聖且經畧者十有餘年而功始就中國任事者亦豈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昔狄仁傑所論推亡固存之義興家繼絕之美議者是之茲舉亦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　朝設置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滇南慟哭記

明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詔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詣闕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　西平侯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交並以情事爲告過者聞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祐聖宮甚久至繪素之

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門高撫碩輩尤所尊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祚已屋此降意時元之孽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來道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梁王不忍遂絕於我朝遂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詰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它人邪噪逼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逼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illegible]

爀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達來豈爲

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illegible]

則進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

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謠楚人以出

爲節月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

達理麻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郎日且

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
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掘踊設奠是夕宿地藏
自此逮月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月紳別訪南關董
明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
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閉市人競來至
有蘇奴者前言椿木實其家所備並其兄慶時
聊故逵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
但奴則云火化　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
丞來止有僧從　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

頂開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恂懼誰復道及
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
先公容貌言行皆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
知夫塋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
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
覩音寺前詣所蓋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朕爽
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叅議范公祖幹訪先公
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

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巴使瘞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爲璞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并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沉土鑞有年近見宜

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鼎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問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仰來告且為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挾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元兒冢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冢于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群冢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于群冢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

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文越十月奉神主而廻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骸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生且有何面目見先公于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篇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孫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渤泥入貢記

金華宋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

下主郎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郎折之曰王既知君
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
質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　詔立
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
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郎行已晚何謂
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

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闍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愬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戍行闍婆有人聞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卻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感之秋復丞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愬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愬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

刀吉貝布爲贈秋穀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閽婆來人訴索須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秋以游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恐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秋恐王不愉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衆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怀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

詔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官[illegible]

其國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腦糠腦[illegible]降

眞諸香其表用金打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

不足觀 王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

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國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

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

人不滿三千家 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佩敵

肩背腰繫花布散髮 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臘降眞

速香玳瑁檳榔 負海爲鹽釀椰漿爲酒無稻麥惟生

物足以資也

魚鰕蟹食之飯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汰之以粉食之能不饑食無纖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非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樂樂則拊手家鷄鶩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䖍爲詳紀 船 聖化所被之盛

蘇閣渤泥在西南大海中 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古城𠛬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

三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
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即
麻喏復遣使如前且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
延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届　單譬
一頒輒稽首畏順稽之往古所謂過之至若秩等奉
宜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
有府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
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明能入貢也

中

狀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麻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沒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閻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人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毎都喫害了託着皇帝詔書來的福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物使將頭目毎替我身子跟隨着皇帝跟的來

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
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
謨沙表

琉球使畧

明　陳侃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胷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護一條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柒旒皁縐紗皮冠一頂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玉鈎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鈎玉玎璫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鞋一雙 襪全

用禁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毯絲布一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淡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毯絲布十疋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脆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二斤　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日本寄語

定州薛俊

寄即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

天文類

天 天帝　日 虛路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加前　雲 朽網　雨 挨迷　霰 吉利

雪 計伏六倏計　霜 名未倅滿　落雨 挨迷阿絲

時令類

早 來運筱筱發耀　夜 搖落　午 非路　晚 搖撒皿五

明 挨介水　暗 骨辣水　冷 三孛水　煖 族數水

今月 詐以呼雜聲 介喬　明日 挨挺 亞失日　後日 亞數毋

昨日 傑奴　前日 阿多推　日暮 非故 路路　今日來 个阿 卯俎

明日來 挨戊 打倨　後日來 挨殺杉 阿耶倨

地理類

地 大様 禿智　山 羊賣 那賣　水 明東　海 烏簫

石 依水 在木古　沙 何吉 大水　火 非　鄉 羊埋佩

江 打各計

方向類

東 熏加
南 迭南米
西 義西
北 你不老
前 目皆門刊賚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揩泥
銀 失祿揩泥
珠 他賚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左
紅銅 賞更揩尼
水銀 明東揩尼
好銅錢 姚普

人物類

皇帝 大利天下家里
官 大米烏野雞
百姓 別藍
大官 大大烏野鷄
公 翁如
婆 循蒲翁妃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長尼
嫂 阿尼尤尼

弟 阿多多　妹 亞尼多 一波多　姊 亞尼　婿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 胡來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謬　叔 何治 王前老官　丈夫 壽山

婦人 倭家倒　男子 何奈 公姑　老 禿古要个　後生 倭家[illegible]

孩 歪 鼻　親眷 新霜　朋友 道門大聖 蕭門大帝

姐夫 不哥迷　女婿 米哥　僕 三字郎　小厮 歪[illegible]

和尚 才老 烏素　老實人 埋骨多　艱難人 胡奈故人 門闕人

强盗 六宿 鼻隨　獨眼人 豪皎 闕湯　瞎子 眉骨烈 你丁

[illegible] 埋俚 八利　誰人 答校　徒弟 加食難　財主 妻

生得好 眉眉月失 眉眉姚水 外甥 苗哥 長了 難解水

媳婦 嗦妙報長吊 年少 華盖 主人 朱呆孚

生得醜 魯歪失 聰明 力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嬰羊碎水

富 鳥多姑 貧 黜東旦 乞丐 寛霸計 好漢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人愷水 村 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人事類

要 坡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鳥將卒 拿來 末低吉反俚禾得哥巴 拿去 未底於古

亂說 思量骨多莫祜介反俚 相擾 栝計栝盆 看 覓見迷路

不送 何埋解邵賣 嬉 挨核蒲 坐 移路阿將撥 病 羊學氏于

捉 科眉乃可民奈禮 罵 寬彼計乃俚話驚褪皮 買 烏羊埋水烏爺鑾討

所 因彼計 睡 寄路 去 漫陀羅猶俚旦多 去 何故伊虜何耶路

不在 論速持踈 來 何耶俚古大 便來 羊伴地何爺俚慢陀的姑

使去 寄路 回來 慢慢的耶俚 快來 發下何耶俚涞古

送與我 而皮 愛惜 揺路扎蒲 怕 倭跌路洛 山去 一一址

久不見 倭非何而凸 水 辣水 前行 叙窶倭 行 扻龍門

一 殺水卻打步 說話 木納忍打俚 怠慢 難利骨多罵山奴

羞愧 番助山 水水　飲 那慕　吃 何賣利　獨樂 那賣

女非 蘇路　不來 米且盧 賣矢　快去 法古計　走 法古

作 脈路 各夾　添 所有 路路　打人 生亞達 達个

目 晒天　痛 一一　拒水　教 何水光路　買賣 烏禮加

不吃了 柴哥　多吃酒 何賢 鼻且　賣 烏路 無大　吃酒 麻黑 晒鷄

莫怪 哥面 乃禮　老實說話 買多 多麻多　遊 西孫步

那里去 陀姑 移姑　買 加和　行路 的盖 麽咸　曉得 个仝俚 打夫文

多多吃了 前行哥　殺 其奴[illegible] 瞎吧郎　害 天

辭 邀帶　不曉得 揩頼路 不失打　哭 乃古

打　胡子
換　喈賀
吽人　多奴
怪　發頼且沙　堅故

死　身大
喚　加右
咲　歪羅
肚饑　黙大　路尓

還了　諾也數
慢慢的　買得買得
起身　倭達的援
腫　刺大

請人家　那那多
不賣　烏舂賣加
恁麽賣　雖禮烏在
活　吉打

𫌇　埋討打利
有情　亞姊吉奶
無情　亞姊乃乃吉木
傷寒　鷄骨

多少　一故頼介
無工夫　一孫𤄃水
寫字　加計

身體類

小　有屑
口　胥土
鼻　發奈
眉　賣

小　欽
足　抜身
心　个个路
頭　客成頡

鬚 薫計
髮 揩沫 火迷
肚 發郁
指 乃矢

爪 辛厭
蔺 法

器用類

小刀 暦介乃 空客打乃
中刀 飛計 柴需
大刀 淵中挑 打奈

刀柄 脱介俚甲 大買路
弓 渦米
盒子 剛白哥

磨刀石 依水
砂石 揩路 依水
硯 孫助俚 尊力子
紙 揩袄 加迷

厚紙 沃速水
薄紙 沃欒子
筆 粉地
墨 跦煤

扇 黄旗
泥金扇 空揩泥 黄旗
鑰匙 坑其

泥銅扇 法古 黄旗
鎖 哥利 素
船 浮泥
鏤 雞皮

針 快利 法利　等子 發介俚　箒 花鷄　小箱 法哥

硯箱 孫助利 法哥　鋸 拏剛繫利　酒盞 晒加 藤計　碟 晒賴 沙賴

傘 陽落隔腑　鏡 抗皆嬭　枕 麻骨賴 埋骨賴　蓆 不奴

幣 何水鷄　銀硃 失麻挨 揩水　漆 烏論水　筋 法木

[illegible]　沉香 沉哥　麝香 射哥　木香 木哥

酒瓶 哭筝 昆皮　碗 倭吉貼彎　梯 課水飛計

衣服類

衣服 乞麻俚　靴 骨都　鞋 水托里 失其里　箬帽 搖安俚

錦 歪帶　氈衫 迷奴　手巾 達昂个　綿布 木[illegible]

夏布 奴奴綿　被 伏思麻

飲食類

茶 鮮素　酒 哂箕　白酒 門東哂箕　燒酒 脬辣哂箕

老酒 福祿哂箕　飯 蒸黍　飲酒 哂加乃吃　飯 齊夕羅哩

鹽 失河收河　醬 瀰沙　米 科媚科媚　粥 撥蒲粘

大麥 烏蒙崎　小麥 柯蒙崎　穀 非米倭米　羹 水路

豆 磨米　肉 恕恕　筍乾 大吉糯古　醬瓜 可羅米糯

花木類

杉 松計　檜 失那鷄　松 埋止　梅子 面娑大

芥 惹辣水　柰 奈　瓜 烏埋　麻 莫人骨水

茄子 乃沈皮

鳥獸類

牛 胡水　狗 意奴　猪 豕豕　鷄 抓泥椒地 泥環多禮

鵝 解加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揩泥

虱 失辣水　羊 羊其　鼠 眠助米

數目類

一 壬多于 丟微咀多　一箇 个利　二 扶達子 去咀多　三 密子 倏咀多

四 學子 摇摇欲　五 意子子 難難多　六 役子　七 乃乃子

八 玖子　九 个个乃于十多　[illegible]　要一 [illegible]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一貫　萬 [illegible]

通用類

有 侯路何路　無 乃　好 高高的姚鐵盧　極好 [illegible]

不好 出無奈　大 加小思奈何計　小 姑發蒒　多 快都河河水

少 跡古乃水　遠 多侯　近 的个　瘦 牙十大

短 迭加　細 相快大　扨 骨蒒路　厚 挖卒水

薄 温卒水　歪貨 不高歪賴水　不是 松用乃係　破 羊鈸[illegible]

要緊 馬多合子　緩 漫大漫大　無用 設計　多有 何個[illegible]

求 慢大　　香 干牌水　　臭 骨蹄水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盛歯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誠宜故特寄其常所接談字彷彿音響而分繫之似訛衙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初無義理不必字為之釋

朝鮮紀事

明 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　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至鴨綠江傳有捌站今廢官齎帳房隨行過高麗衙頭館站車領至浪子山下人家宿　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經道嶺至李寨人家宿　戊子李寨起程高嶺至東山關東門宿

東關係華□界限　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鳳山下營　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山下營　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東湯站朝鮮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遣通事金滿吉里送米酒下程迎犒下營宿　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綠江石岡率領兵供帳迎於江上宴龍先往馬軍後發過江抵義州城外石岡率僚屬迎　詔入義順館其朝服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烱來迎拜　詔龍滿見訖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

羅弘緒祭訪李養俭義州判官朴孟朝女散大夫麟山郡事宣炯司驛院事尹驗護軍柳依宴龍宿　癸巳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遣回約回期至石岡設宴宿　甲午順義起程自北至各處俱有軍馬迎送四十里至[illegible][illegible]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良策館秦川郡事李昀龍州郡事高某設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鐵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吳仲字設宴宿　丙申林畔起程四

以至安興館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安館隨川郡事裴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　丁酉新安起程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裴設宴過五十里至安興館王遣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畱餘女樂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邊進云此奉王命自京携至以奉權進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邊辭回復命確同往有卻樂詩宿　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新州郡事裴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

交縣令丞元某設宴宿　己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權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迎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華旗簇迎　詔樂人皆着襆頭六帶執仗者皆着戎冠簪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竪若幡幢者四上書曰萬同歡淨路劃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與海東無事樂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棚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將尹師頭來問安拜　詔罷設宴宴罷辭廻復

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察訪朱垣孫廷亦聯
回平壤府官則少尹金光晬判官宋仁昌宿 庚子
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和郡事劉翀咸從縣
令朴彝設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黃州都觀察使申
何護率僚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
及鰲山綵棚皆與西京同入館行禮畢王遣判漢城
府事李孟珍來問安設宴侍宴者豐川郡事具仁寬
海州牧判官金壤黃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經
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立來議受 詔勅及 賜物

儀曰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

行禮王令子代行謝曰王久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

則子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爲何病曰病腰疽

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尹曹正病中所遣其初

見孔上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切得因

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猪瘍之疾膿潰即安非若感

傷有症不可以日月也如果病疽當潰膿予在此

半待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

無不愈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即當捧　詔還朝

奉聞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
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間諜言驚愕
無措乃日望几徐行不必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啓白
夜來于鰟头宿　辛丑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
郡　長淵縣監李師點松和縣監徐羽設宴過三十
里至劒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至龍泉館守瑞興
都護府使羅寅載寧郡事李伯倫行康翎縣監黃里
郁設宴謝得尹中官甥金和林在廡下因以餕餘與
一食又以一卓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宿　壬寅自

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城安館平山都護府使
谷山郡事庾智設宴過工曹叅判南佑艮進馬五
匹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
館行知遂安郡事張自忠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
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
誰開城府都事李克效來問安宿　癸卯金岩起程
三十里與興易館行瓮津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
里至金効館牛峯縣令奇效稔免山縣吳用撰設宴
還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史朴仲林齊坐

備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棚俱與黃勑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堉宗政大夫許正寧來問安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郊之而退侍宴者開城府留守李季疄斷事官佘伯行經歷李仰曾有御詩王又遣漢城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衆國造邉禱於山川鬼神以祈祐無敢虛詐今瘡已潰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搖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免世子郊迎奇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萬幸

顧其辭情懇切詠是寔病遂允其陳定奧

後還朝未幾丁艱卅 甲辰開城起程三十五

子裴封未幾亦艱

東坡館楊州都護府使閔[illegible]郭事金鎧路準[illegible]

監張有良[illegible]水巳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事 [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長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嘉[illegible]

王子[illegible]

琰和義君[illegible]君[illegible]

琛壽[illegible]

首陽君代[illegible]

向讓寧首陽曰此禮足見尊 朝廷今既代王宴可只分東席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以次奉觴至席雖未宴前王先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達意曰天使遠來小邦無可爲奉止有女樂數輩奉惟聞一路來俱不用今望天使容其奉侍以盡微意又曰殿下負病不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殿下心說病亦頓減不然愈加惶恐病亦增矣謙峻辭卻之又曰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況天使居臨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

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禮小邦用女樂是小邦風俗況小邦止有女樂無男樂不敢復命其餘途間曾有歌樂許但掛此去復命可矣遂餘一許樂之乃去故宴時不曾用樂自此在館中其館伴官工曹判官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司瞻官迎接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禮長林效善趙克仁通事官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軍司勇張義　丁未王遣左承旨李空洽領議政何演來問安小宴席面向主席東向午後首陽又設宴

如初禮至席罷　戊申王遣都丞李思哲禮曹參判
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繼遣中官送鹿并又遣左議
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黃門去謁成均館宣聖廟
隨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到廟門外下輪入幄
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禮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靈星
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
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升堂其官有大司成
少司成謁見次館生謁見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
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為之

坐定生員撩書案於前講書曰汝國音難曉免講茶罷行官與諸生送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答鄭工曹詩中書院事金效成來設宴　己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右參贊鄭申孫來問安小宴有答鄭工曹詩午後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　庚戌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吏曹判事李堅巳來問安小宴有達鄭工曹詩承旨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問惠刀酬之以詩午後首陽偕諸王子來設宴　辛亥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愚來問安小宴繼道中宜

庵羞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
詩　壬子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左參贊鄭苯來問安
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詩
　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來問安
小宴繼遣中官送庵羞午後領議政何演左議政皇
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左參贊鄭苯右參贊鄭甲孫來
設宴有登樓賦　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伸左副承
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庵羞自此每日
飯後申叔舟兵書籍於客講校音韻疑義午後漢城

府城尹高得宗來設宴　乙卯辭行王遣禮曹叅判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謝　恩賜先行在境一日一站將西至東八站無草料處則速行至遼東庶不疲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即至前相遇同行矣遂聽其留繼道戶曹叅判朴以昌來問安小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餞行詩　丙辰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叅書崔惠來問安小宴午後首陽君來設宴　丁巳王遣吏曹叅判李衛右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道中官送庖羞午後吏

曹判書李堅巳戶曹判判書尹烟禮曹判書許誧兵曹
判書閔伸刑曹判書趙惠工曹判書鄭麟趾來設宴
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參判李思任來
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副使李昇平來設宴　巳末
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參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繼
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遊漢江樓乃與司馬黃門乘
馬自南城出陪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中叔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
預遣左副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誧設宴樓上相

逆登樓宴頃都監持華僧詣前跪索詩留於樓上即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看皆縮頸吐舌禮度驚惶酒能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賦一章緣崖迴旋而上復返樓下月出始還　庚申王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參判李邊李問安小宴安平君李璆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賦之以詩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　辛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判漢城府李孟畛來問安小宴申叔舟來送紙琴筆硯之以詩請遊楊花渡渡瀕漢江乃乘轎自東

城出北至王頭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閔伸設艎相迓人人艎啜茗罷步丹石巖俱帳甚盛蒼松環繞舉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罷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亭王又遣官預置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

壬戌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刑曹判書趙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齊來設宴有漢江遊記　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參贊鄭苯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送上布爲

行賜尚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
君偕諸王再來設宴餞行　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
哲吏曹判書李堅已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事安進
來設宴　乙丑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戶曹參判朴
以昌來問安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
子病不能送首陽偕諸王子預設館中候餞席上賦
詩一章留別自官預皆依山設席候送館夾道拜賦
亦賦詩一章留別至於松亭都監衆者宴賦詩一章
留別晚至碧蹄館王預遣左儀政皇甫仁禮曹判書

許詡右副承旨金浣之都承旨李思哲禮參判李邊

設宴候陪行者金和申叔舟成三問　丙寅碧蹄起

程至東坡接待過脫至開城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

全設宴待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

宿詩　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義接待過至

金岩設宴宿　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

待過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回設宴宿　己巳

龍泉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

光德大夫同李蕆設宴待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

自[illegible]宿　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館待過至平壤府
大同館正副選光祿大夫韓[illegible]設宴待宴者平安道
都觀察使韓確宿　辛未平壤起程城中　壬申肅
寧起程三[illegible]箕子廟詣出城西謁箕
子墓有謁墓詩[illegible]之[illegible]待過至肅寧設宴宿　壬
申肅寧起程至安[illegible]安興館正副選工曹判書鄭麟
趾設宴待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引郎
席和答叔舟三問亦和以是復和答之宿　癸酉安
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

名槊執之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而陰殺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矣子歸我內地以苟寨前講邊臣因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唐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自三十四年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其跋扈之勢已成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

在清河邊外衛宵塔塞堡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開外直開原東北與猛粗二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猛酋亡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亡亡則建酋與北虜通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大北虜善陸戰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領大海爲關塞乃建酋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言之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履霜之戒也敢考之以俟謀軍國者

跋女直考

自天厭炎德降生　真主北竄胡元我中土始得光天日月之恭皇祖努闢乾坤於遐代之外其德罔禦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乃爾歲建酋以羈縻之反賜張踰尼始則詭倂部落繼則要挾不庭而駸駸乎欲彊也豈惟拔鉞者蒿目即荷犁執鞭岩叟販夫有弗裂眦而呼亟欲顛其壘穴者乎顧不稔察其境之逶折不歷遡其類之從滋亦何異望洋興嘆自茲圖考出而虜在吾目中矣跡奴兒哈赤

之於猛酋也假女爲敵餌委妾爲廝賚雖役縣百出哉無過一獸饞之獸耳我　皇祖不階尺寸一朝而蕩腥羶豈以金甌肇刱之日控弦幾何備積幾何猛將謀臣幾何而顧難彈一矬哉吾儕食土之毛忠憤攢膺然有志竊末之逮唯同志者披剔而起長於謀者輸謀長於力者輸力長於賄者輸賄共殲此猙獸而剪之也庶不孤傳梨之意

夷俗記卷上

泰安蕭大亨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讎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爲婚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延亦知具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婿往婦家置酒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及婦家預置一帳房竪於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及皆已散去時將昏及婦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婿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

同歸媳家不然即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媳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媳家也諸媳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媳將羊骨互相摻持然後交拜天地媳之裘衣必以馬尾辮維繫之因壻以小刀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交歸時媳披長紅衣戴高帽媳女前導至幕中媳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爲贄然亦終避匿不相

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麀而廢也至虜王
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媜避婿追之事然
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媜不令婿入婿不敢遽入也
既婚後婿在媜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
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
百計其酋長之婿名倘不浪女名噶不害此兩家者
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
即竊入其帳殺其所娶之妾誘驅其馬駝以歸若媜
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恐不敢言也若台吉之

妻有不和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産令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椰揄哉

生育

夷人産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産時卽裹以皮或以氊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而會飲名曰米喇兀産母初産時卽飲

食如常不避風寒即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兆錯所搧風雨罷勞饑渴不用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媪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帨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以聘人

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産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絶戸者凡家産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别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即得其家産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治姦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娘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即以弓弦縊死其娘矣凡姦夫之父子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

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亦族之禍不過是
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婦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
預知而逃避者則禀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
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獲則持其婦以歸而姦夫
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
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則止不然則罰
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以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足
之若獨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凡罰其
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然

後怨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干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畧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恕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刻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九之數即法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産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挑撕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刻

其目斷其手何其慘也雖外甥盜舅之物則罪之不問即發其舅財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既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荷之牝牡而重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贓具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責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雖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異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衆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如散夷不和則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遂相懽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即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致人於死者則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止若兩婦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死彼婦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婦誓曰無遂以此婦

與死媍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之人間若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殺則罪與殺眞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眞夷者非惟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爲夷人所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者不過數罰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爲人所殺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篤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

驗殆爲此哉

瘞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醫藥輒延其罷管頗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脈憒興外强中乾往往夭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以也乃其瘞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亦畧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埋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

如奉殉葬之意苦有諸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馬肉併一草一木者我即置之死于女盡入為奴而資財無論矣即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七日外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頓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號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

其餘儘為細末和以泥塑為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為喇嘛謝凡四方來吊者與所部諸夷來吊者俱有牛馬賻襚則俱以謝喇嘛其所賻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為子所收子死父則擐甲持刃向門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奉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戾為

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崇佛

夷俗獷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款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焚香瞻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為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貯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即

坐臥寢食不釋也曩俺答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令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答生佛比産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册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

應夷人聞之於是千里羸糧而屆謁之者目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歷松木之子爲孕兒只昌與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咸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列于西北

之下五之從者即列於東北之下皆跌迎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即以其餘者犒從群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生平不相知識或貧或餓不必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即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遊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食晨起蓐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雖意很如狼貪如羊者乃能矜憐猶識

之念若此乎

射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爲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将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衣或布或段惟隨貧富裂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酋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恣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征者各部落中榜什

不過數人延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衆往者書用板或以皮近欵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龐且書甚遲鈍不能搦管秖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雖草而有似于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

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蔬芥葱韭之類則自秋斂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轉蓄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涤邈焉不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栢連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蒐惟三五為

朋十數為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起衰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蹛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償一駝不然則償馬二匹而已即陣中亦依此例但不入故殺之科也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糲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即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臼爲米有磨爲麪麪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太多大抵以乳爲之厚者飲數盃即酩酊矣盛以皮囊名曰殼蔑蓋鴟夷滑稽之遺製也雖肉食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即食一餐輒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卧雪中縮

其手足即雪厚數尺不言涷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以飽梨木碗木杓矣酋首則以銀爲之其氈帳房門必巽向卧亦西首今受胡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卧雖草野露宿終不改易也散夷仍卧於地不設床榻冬氣寒凜即犬與羊俱蝸迸於卧前人畜不分也其鼎釜食具人食畢即縱犬餂之腥穢不避也所謂犬羊之群豈虛語哉若其酋首則近日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𤆬帟厚數寸食最喜甘衣最喜錦則糖餅錦繡之賞亦五餌之

所不發者乎

帽衣

夫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側禿獨存腦後寸許為一小辮餘髮稍長即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也非生所稱窮髮之北非此類耶若頭女自初生時業已留髮長則爲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末則結爲二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鐺銀環亦以朱粉爲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

白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僅可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縶之頂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贅以朱英帽之前贅以銀佛製以璢或以皮或以麥草為辮遶而成之如南方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凡衣無論貴賤皆窄其袖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為細摺摺皆成對而不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為小辮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獺諸皮為緣緣以虎豹不沾草也緣以水獺不漸露

也緣以貂鼠海獺爲美觀也衣以皮爲之近奉貢惟謹我恒賜之金段文綺故其部衆亦或有衣錦服繡者其酋首愈以爲榮也又別有一製闊於肩背名曰背哈鋭其兩隅其式如箕左右垂於兩肩必以錦貂爲之其衆衣甚窄以緇進其腰而服之不以帶束也

女不爲弓鞋與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於騎乘也雖甚富不以二衣更代自新製時輒服之至於敝弊亦不補也雖極佳麗不一二日則垢垢亦不浣也非惟衣垢不浣即其夫終日垢其面經年垢其體故其腥

膻不可聞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媍非其婦性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平則司牝雞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勞多則放勢固然也

敬上

夷俗所設法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雖失競絿剛柔之中乃其敬其上命亦有可紀者凡命下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駝雖台吉在所

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如我驛遞若奉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輒罰牛羊五頭斷首之

門今已南向若王子及台吉人俱必由門之西其散夷由門之東有由中扉入者輒褫奪其衣且罰其乘來之馬若婦之人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退則仍面其上逆行必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毆罵酋首凡聽聞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護則盡其牛羊馬駝而

設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誦經所禱台吉爲虜王禱諸夷爲台吉禱其敬上勤懇如此

禁忌

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

敎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覩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爲歲記日之三十出没爲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五爲上吉也尼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惝然不知慶賀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持羊髆骨火灼之以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呪候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

為吉向外為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靴取以與人人以為吉若項於首盛以袖人即忌而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為大不祥則以酒食釀之立二竿為門驅群畜從中丞者則吉留之稍旁出則凶令衆搶之厺者虜雖蠢然而亦知禁忌如此

牧養

夷人畜産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

一良馬即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摹撫[illegible][illegible]珍重更無以加出入不以騎[illegible]蓄其力以爲射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逞之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膘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絷其前足不令之跳躑蹢躅也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齕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腹小而堅其臀大

而實向之青草虛臕至此背堅實凝聚卽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驥不御有以也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射獵以馬故周旋熟而鞚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卽有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與產無與也虜酒多取馬乳爲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虜曰我分其乳

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為之說耳若駒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驟更數倍也大抵馬之駒牛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者為佳羊有一年再產者然後羔多有倒損之患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氈片裹羝羊之腹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燒之如此至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飲也牛羊之乳凡為酥為酪為餅皆取給焉取牛乳

則俟犢能齕草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毋子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齕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毋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次或一次積其毛若干則合鄰家之類聚而為氊彼此交作不數日而氊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力能任重毋藉以負載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丟者犬追之不獲不止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

虜以牧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貧也若鷄豚鵝鴨皆其所無惟板升諸夷稍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盤羊野猪野牛野馬野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大獵時則能獲之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劇處宣大邊外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食之者寡而宣大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湩酪謀

其旦夕也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佚樂無所事事惟耽于壺觴溺于妖冶拍胡笳以謳雜合絲肉而呼呶荒淫沉湎更復何嘗其婦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胭粉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

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為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恨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婦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皙白

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横濶其嘴白者多而
黑者微黄其鬚黄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
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嚮亮近雖貴金紫之飾悦
錦綉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奇獸翡翠明瑙可
以快耳目周彝商鼎虞絃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
尚也雖非渾渾噩噩之民猶有狉狉榛榛之俗此上
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我戎索哉

夷俗考卷下

泰安蕭大亨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歲曰此誠不可當不知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兒十五即騎羊射鼠李詩亦云胡兒十歲能騎馬豈虛語哉今觀胡兒五六歲時即教之乘馬其鞍以木爲之前後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兒於中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稍長則教之蟠鞍超乘彎弧鳴鏑又教之上馬則追

狐逐兎下馬則控拳彎張少而習焉長而精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又稍長則以射獵爲業晨而出晚而歸所獲禽獸夫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且射騎於此益精也及至勇力出衆衆甚重之雖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即勇力者或紾其臂而奪之食虜王台吉亦懽然不以爲怪也其馬每至秋高則肥肥則不堪道遠彼有控馬之方故馬不虛肥其膘皆實即日行數百里經陣七八日馬猶如故也弓以桑榆爲幹角取諸野牛黃羊膠以

鹿皮爲之體制長而弱非若六鈞三石之强也矢以榔木爲之龐而大鏃以鐵爲之有濶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然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也弦以皮條爲之麤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强發之極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貫胸百不一失但不能射於五十步之外甲胄以鐵爲之或明或暗制與中國同最爲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說者謂虜無鐵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闌出者不知未市之先歲所擄掠者不知其幾庚戌之犯其鐵馬金戈明光耀目

夫豈裸體來哉特彼中少鐵故貴鐵貴鐵故精於鐵非若我之多而濫惡也矢則人人能爲之惟弓有弓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說爲之也陣中有鉤鎗柄長五六尺鎗刃長數寸刃後有鉤可以刺可以撓也有鉤杆可緣以登城也有弩專以射牲戰則不用也無金鼓惟有觱栗以木爲之制如我銅號頭而甚長吹之以合衆其聲聞更遠也無旌旗惟虜王及台吉則有坐纛與師振旅皆知祭纛出行無導從服飾無等級行如鴈行人亦莫知誰爲王誰爲台吉

也夫自幼至長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愛此所以從古為中國患乎

戰陣

夫虜之犯順也其小人零竊則無如我何獨糾衆大舉則往往得志公嘗聞虜之大舉也不締盟與國則結援婚姻合葬虜而部署之輒逾數月始則虜王令人持三尺之挺晝夜兼程諭諸部約以某月某日集於幕中敢有愆期者必罹重罰至期諸部果畢至至則遂逐左右不令與聞獨召各酋長入幕議所掠事

議畢仍令散歸各部備弓矢甲冑及牲畜若干以充
單需至某日會於某所敢有愆期不畢會者仍羅重
罰至期諸部又畢至虜所重者坐纛也其虜王之纛
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鴈行大會群夷於纛
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祐祭畢大享
群夷誓師啓行先議所犯之處猶不令衆知也如欲
犯東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東向回
椎于馬首是瞻遂疾驅將入塞則先營老弱以守單
需令輕騎數百或數千持鋤荷鍬潰垣而入北精銳

者或伏於寨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以誘我我烽堠始舉狼烟以傳寇至我師躬擐甲胄介馬而馳而所伏之精銳因以逆待我我不知也遂入其伏而敗師者有之矣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我墩堡遠反大巢如脫免望之則彌山徧野逐之則左誑右支徃徃以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而敗者有之矣或合衆虜頓之堅城之下酋首親臨陣中四面攻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生死者以鉤緣城次則持刀鋸之旁皆引滿彀上向以衛緣城者我師從城上

以蘭石繫緣城者而引滿者輒一發若射隼於高墉中則我師不無少衂而城下之虜縈栗齊鳥呼聲動地遂蟻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此皆將帥寡籌偵探不的之過也倘有明哨以探虜情而預知所議之事有暗哨以探虜形而預知所犯之鄉則秀利垂餌可以遂其情堅壁清野可以老其師輕騎出塞擣其老弱可以使虜內顧而速其旋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是枉良將不可不擇也及虜既歸仍以纛竪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衆論功群

夷上所鹵獲於群酋而奠之敢醅群酋上所鹵獲於虜王而奠之敢醅虜王得若干餘以頒群酋群酋得若干餘以頒群夷功輕者陞爲把都兒打兒漢功重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最爲首功則陞至威打兒漢而止凡兩陣相對我營爲方陣四面外向以應敵虜亦以陣當我度其勢均猶萬馬齊驅而蹂我陣稍弱則旁挐分掠隨所欲往矣其陣中有持鈎鎗者前可刺而却可挽也右則發弓以待左則揮刃以須身三人爲隊長短相濟也虜不能

下馬地鬬故一人恒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倘有一人折馬衆必以餘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也有被創者危在呼吸間衆必捐軀以援之援一台吉台吉則敬如父母歸則盡以所愛衣用良馬與之矣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歸則盡分以資財且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然此援人者惟欲稱雄虜中為名高不為厚利也論者咸曰虜猛甚不可當也不知虜豈虎而翼飛而食人哉蓋酋長之於群夷也援則同其利群夷之於黨伍也危則同其害利害相

同千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後蹈白刃赴湯火哉
今我中國淡令敵私鹵獲一介乎彼危者肯越伍相
援乎節勇而值前首級不及格肯論功乎局將若藝
下騎視卒如秦越人其數不勝也倘有豪傑之士破
其町畦解此拘攣棄我所短習虜所長而曰陰山不
可掃賀蘭不可登吾不信也

貢市

元自崇禮侯後潛居應昌不再傳被弒者五雖時尾
剌稱强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元之苗裔不絕如綫今

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哉乃小王子及兎剌未知其爲元苗裔否也小王子之子曰歹顔罕者生子十一人吉囊俺答老把都其第三子之子也覡他子最爲雄悍所傳嗣覡他子特爲繁衍吉囊居當河西地最饒佚樂所幽忻代女樂日夜縱淫病髓溺死俺答老把都居當上谷地最瘠計畫無所之遂標掠爲寇其子辛克都隆偏脣善用兵以故父子數數寇邊無已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角鋒甚銳歲殺邊扺無算十何而那吉叩關降那吉者俺答之孽孫也俺

答有所私寵而那吉忿故來降俺答怒欲以兵索之先總督王襄毅公崇古巡撫方金湖公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則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首肯之因就幕中議事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以聞因許通貢互市不絕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封爵各有等今順義王傳三世矣歲貢馬若干市馬若干欽賞若干咸有定額不載吉囊貢市不隸宣大不載宣大所市凡五區宣府之張家口則青把都所部市焉大同之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之

水泉營則順義王所部市焉論者謂互市如養癰然不市則戰戰則有死亡之慘而資財無足論即戰勝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必無絕互市以博犒賚矜犒賚而忘物故視今塞下耕耘樂業畚挿成功爲孰得哉然款不可恃乘款而修金湯乘款而致堅利乘款而實三氣是許款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操款之權則款可也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惜之遏防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狡之虜情未有不肯款而喜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在持投會乃得之

矣因紀虜俗遂贅及焉